其宜矣其曰緩必有所失何也曰難解之時事從寬緩茍可以順民之欲與之更始无所不為若夫綱紀條目必求其備則寬緩之政有不暇施矣故曰緩必有所失受之以損其有所闊略之謂乎損下益上於是為稱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下兌上艮成卦曰損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坤四為艮損之言少也損有餘以補不足也艮為山兌為澤山高而澤深謂之損何也為其有震坤之象焉坤為土震為動山下之土為澤所動則山損其高澤損其深斯謂之損矣損之為卦損剛益柔損下益上故學者皆以泰否言之然彖言二簋可用享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若以泰否為說則盛衰之始難言其義

而二簋之享非其時矣蘇氏曰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為艮則益上也信斯言也六子之卦何獨不然而獨損益名之乎大抵損之為名由有餘而起也益之為名自不足而生也方解之時上下二卦皆一陽而二陰則下為有餘故損之以益上及損之時五畫在上其四在下則下為不足故損上而益之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然則損未嘗无益益未嘗无損何自為損何自

為益乎曰損益以盈虛為辨也損九三以益上六則三與上皆損故謂之損損九四以益初六則四與初皆益故謂之益二五者損益之主也在損則六居五而九居二是損也在益則六居二而九居五是益也此自然之數也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也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也此自然之象也損下益上君子以為損損上益下君子以為益此自然之義也故子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何謂也曰此言六爻之義也有孚元吉者謂六三六五也三居下而損之以益上五居尊而自損以益下故也三之辭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有孚之謂也五之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元吉之謂也无咎可貞者謂九二上九也是二陽者未嘗自損也爲其居陰則已虛矣若又損之則爲太甚弗損可也故二爻上爻之辭曰弗損益之无咎可貞之謂也利有攸往謂初九六四也初九之剛

不可不損六四之柔不可不益故也初之辭曰已事遄往无咎四之辭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利有攸往之謂也所以然者損益之義由有餘不足而生若多寡適均則无所損益矣是故有孚然後元吉无咎然後可貞有攸往然後利皆互文以見義也故子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夫子於此數言无所解釋但加一而字以明之義自彰矣說者乃謂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可貞利有攸往誠如是也毋乃辭費

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謂也曰此聖人觀會通以
行典禮也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享享親享帝謂之
享享諸侯亦謂之享方損之時百物不足以備禮苟
病其儉陋而廢之則不事天不嚴父咎孰大焉不惠
諸侯不樂嘉賓闕孰甚焉享多儀備物必致其豐則
是損人而自益殘民以奉神神弗之福也而况於人
乎聖人於此則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大禮也二
簋者至約之數也夫時所當損雖至約之物而可以

用於大享之禮況夫禮不及享而物有過此者乎子路曰傷哉貧也生无以為養死无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无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燔兎瓠葉菜羮瓜祭皆其義也自漢以來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當其儀物有少不備寧廢之而不舉蓋不知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詳孔子此旨不但謂二簋用於難解當損之時如曾子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

益也時所當損不可不損時所當益不得不益此損
益之義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者艮也澤者兌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以懲
忿窒欲者取諸山澤以為戒也清清之水蟻壤汩之
巍巍之邱蹄涔齧之忿之移人猶山之損澤也欲之
侵人猶澤之損山也子曰忿思難禮曰忿毋求勝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无懲乎書曰欲敗度禮

曰欲不可從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无窒乎是故欲全其為山則捍流潦欲全其為澤則禦隄潰是懲忿窒欲之義也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益二卦以盈虛消息而成其在六爻以終始盛衰為義何則始乎損者卒乎盛也始乎益者終乎衰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曰夫子何歎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始盛而終衰也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始終之辨不其然乎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兑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艮而承九二之震故曰已事遄往无咎已止也遄速也

初九之陽可謂有餘矣又承乎陽則益之又益者也

初居最下之位而兼有餘之資在損之時當損下以益上湍而不損必有决之者矣宜止其事而速往以

益四乃為无咎也故曰酌損之酌取水也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艮為山兌為澤以澤益山故有酌損之象初九之陽六四之陰皆為有餘然酌而損之在於初也子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者上也謂六四也襄多以益寡損有餘以補不足則與上合志不亦宜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坤

而介於初九六三之際故曰利貞征凶初九陽也六三陰也二居其間剛之得中也六四陰也上九陽也五居其間柔之得中也征猶往也貞猶固也損道上行二動而順其往宜也然九二六五既已損而中已若又損之不已甚乎損之已甚物所不堪故以二五為貞則利征斯凶矣故曰弗損益之説者或謂二弗宜損益之可也夫過猶不及其咎均耳如二五者弗可損弗可益剛柔相須多寡適稱中庸之道也故子

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志非心志之謂書曰若射
之有志是也中道而立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
跂而及之斯以為志而已矣或曰損之已甚何遽凶
乎曰漢高帝唐太宗古今納諫之主也蕭何為民請
上林弃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為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太宗恚曰
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収斗租宮人无髮乃稱其
意向非魏鄭公王衛尉之對二人者亦幾不免矣征

一人何也兩則合三則疑也數起於一合於兩成於三成而不虧者未之有也一者始也二者中也三者終也終而不變者未之有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相得其一人者可无損乎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損其一則悔吝隨之矣一人行則得其友何也天下之物未有无其偶者貳其心則同室而不應一其志則千里而相求令六三一爻體乎坤巽而其所應與其所乘皆體乎震若不弃九二而欲

求上九未有能得之者也故子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言致

一也天地之所以化醇男女之所以化生皆以其精

氣之相交絪緼之相感故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若二其情而睽其志則生生之道廢矣三之得

友其致一之謂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九之兌而介於六三六五坤巽之間故曰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偏陰偏陽謂之疾陰陽相得
謂之喜六四以陰居柔而承乘皆陰可謂疾矣初九
之剛酌而損之是損其疾也遄之言速也艮為止兌
為說艮兌二少有相與之情焉初九已事而遄往六
四損其疾而使遄也使者物或使之非其自能也損
初九以益六四故初言合志而四言有喜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未有不相須以成者有喜无咎不亦宜乎

故子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甘酸之不節淫溺之不禁
雖有盧扁之醫丹石之劑其能有益哉能損其疾斯
為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九三而乘上
九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六五之義見於九二固
宜无所損益矣然而或益之者何哉自天祐之非人

之所能為也非其求而得之是以謂之或也書之所謂謙受益孔子之所謂自損必有益之是也夫以二五之得中固已足乎巳而无待於外矣而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十盈數也朋衆辭也爾雅有十龜之名漢書新莽傳有十朋龜貞之說龜者決疑之物神明之所寓也自二至上有龜之象焉離為龜頤為靈龜是也書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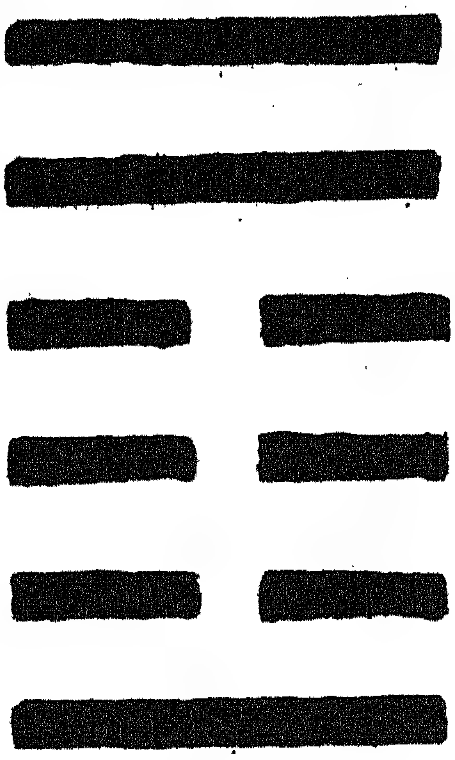
也由六三而言則一人行而得其友由六五而言則
上下剛柔皆五之所為損益也上九居損之終自上
祐之謂之益也不亦宜乎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
也嗚呼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豈以物
之豐儉為厚薄也哉損之享也至於用簋而自天祐
之獲十朋之龜王者之所以事天可以鑒此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而乘六五二爻皆坤而三又巽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上之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與九二均也然二為征凶而上為利有攸往何也曰此雜卦所謂盛衰之始也在損之時始乎衰而卒乎盛九二在卦之下損而得中又欲何往乎是以往凶也上九居卦之終窮則變矣由損而之益是以利有攸往也故曰得臣无家上為震三為巽三也者上之臣也三去其朋

獨行以應上故有得臣无家之象為人臣者以身狥國不顧其家苟人主得而用之何功之不立何事之不成哉是以利有攸往也故子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益之初九即損之上九也益之象曰利有攸往其初爻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其大得志之謂乎

巽艮坤震

震下
巽上
益



兌震坤艮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之成卦損之反也自損之益艮反為震兌反為巽上下相益而成也益之九五損之九二也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六居五而九居二是以謂之損六居二而九居五是以謂之益也艮兌為少震巽為長自少而長益之象也或曰陽為益陰為損損二陽在下其一在上至益而反之為損上而益下也曰損下二陽

其實兌也益下二陰其實震也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寡陰為衆未可以奇偶而分損益也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益以陽居陰以陰居陽則謂之損斯為可矣損之為言不足益之為言有餘損益二卦其畫皆九其五在上其四在下是損下而益上也其五在下其四在上是損上而益下也震巽為益兌艮為損震巽者長養之日而兌艮者歛藏之時也損益之義於是乎取之矣物極必反道窮必變兌艮之後繼以

震巽損而不已必益豈不然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下震上巽成卦曰益者初為震二為坤三為艮四為巽震為雷巽為風雷下而風上謂之益可乎曰未也為其有坤艮之象焉坤也者萬物之所致養也艮也

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致役乎坤而成乎艮斯之謂益矣故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元元之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損上益下民説无疆也不亦宜乎震自損之上反居益之初在六二坤象之下坤為民震為動動而得民者以其下之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不亦宜乎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何謂也曰震為動而在卦之下有攸往之

象焉兌為澤而在卦之上有大川之象焉巽為木而震動其上有乘舟利涉之象焉益有二震初九者動之始也九五者位乎中正也其動之始也應乎六四之巽其位乎中正也應乎六二之坤是以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昔之欲用其民者必能損已以益之是故可與赴白刃蹈水火而忘其死矣故子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益道乃行益字誤為木伊川程氏辨之矣說者以卦有木象故不取程說非也

或難曰乾自配坤震自配巽今吾子以乾遇巽震遇坤皆強而合之何也曰乾為金巽為木陽金陰木是以謂之合也震為木坤為土陰土陽木是以謂之合也豈茍云乎哉夫子既釋象辭又從而暢之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何謂也曰震巽者乾坤之一索也覆而取之有兌艮焉兌艮者乾坤之三索也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貞而中含坤象坤為地為母萬物之資生也

是以言日進无疆也震為東巽為南兌為西艮為北是以言其益无方也震為春巽為夏兌為秋艮為冬是以言與時偕行也損之與時偕行亦如是爾聖人以咸恒言夫婦始終之道以損益言上下盈虛之理文雖參錯而旨則同歸學者可以深求而自得之也不然則震巽成卦奚取於无疆无方之義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者巽也雷者震也雷上風下則其常也風上雷下

是相益之義也雷下則風高而益號風上則雷近而益震是之謂益矣君子見善而遷則過日以遠聞過而改則善日以崇亦猶是爾及其相益而不已也則雷風作莫測其鼓之舞之之形君子之行孰知其遷善改過之跡是以擬而象之也傳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又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遷善改過為益也宜哉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損先難而後易益長

裕而不設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裕猶益也遷善改過所以裕其德而興利也懲忿窒欲所以修其德而遠害也由損而益所謂先難而後易也其益无方所謂長裕而不設也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雜卦之義已解在前以陰居剛以陽居柔則謂之損以陰居柔以陽居剛則謂之益是故損之初九六四為益而不為損益之六三上九為損而不為益四爻

之象皆不應卦義然初九已事遄往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何也初九六四損之始也志在於損而始乎益必能損下以益上是故有喜而无咎也六三上九益之終也志在於益而終乎損者豈其情哉其必有決之者矣是故立心勿恒凶也乃若初九之无咎六二之永貞六四之有孚九五之元吉則應其義矣上下相孚以成其益元吉无咎不亦宜乎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初九震也以陽居剛而在卦之最下應六四而承六
二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利用為大作大作者
大有為也益之初九損之上九也自上而来在坤之
下得以貴下賤之義故上言利有攸往而初言利用
大作也震為動坤為民故有為民大作之象坤順也
巽巽也由動而巽順以成之事行而不悖令出而无

違是以作而无不利也故曰元吉无咎既曰元吉而
又曰无咎何也興作之事勞民動衆吉而未免於有
咎者多矣是以既曰元吉而又曰无咎與師吉无咎
之義同也子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字誤為不
下下者象之所謂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也損已以
益人自上而下下仁厚之事也元吉无咎不亦宜乎
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長民之道也時君世主所以作
不順而為无成者惟宫室是營臺池是葺從一已之

欲而咈百姓之心也君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孔子之稱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夫如是又何咎之有哉繫辭曰斵木為耜揉木為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皆厚下之事也益
以興利其斯之謂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九五乘初九

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九五六二既相為益矣而初九之剛又自外来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勿克違永貞吉自初至五有龜象與損之六五稱龜同也益之初即損之上益之二即損之五是以二爻之辭畧同所以異者五為元吉而二為永貞吉君臣之道也或曰子謂十朋之龜賢人君子之象人君獲之是以元吉六二既非君之道何以亦言十朋之龜乎曰卜筮决疑達于上下豈直王者用之

哉周公相成王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惟恐失天下之賢人者重十朋之龜也若曰居人臣之位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无賴於多士者吾未見其能濟也賢者為之謀智者為之慮夫豈皆其智力之所及哉其必有陰相之者矣故五言自上祐也二言自外來也皆係之神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助而能永保其貞斯人臣之吉矣故又曰王用享于帝吉王之享帝與臣之享上其義一也位乎

地而應乎天體乎坤而順乎震是豈以犧牲玉帛為享者哉固有以當天心矣損言二簋於彖益言享帝於爻蓋互發其文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之兌而介於六二六四坤巽之間故曰益之益之六三損之六四也在損而居四故宜損其

疾在益而居三故宜益之也當益之時損上益下六三承乘皆陰而又以陰居之宜損上九之剛以益之斯為可矣然艮為山兌為澤相與為損而不為益上九居益之終以高為說非能自損以益下者也故曰用凶事无咎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兵革之事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其凶荒札瘥之政乎艮為冬震為春民食匱於冬則王澤行於春故有救災恤凶之象夫損上益下亦不可以為常也唯用之

於荒政則无咎矣故又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謂九五也五體乎震故也有孚謂六四也四於三為近而五為孚也圭於古者以為信若今符節之類周官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是也四體巽巽為命令為潔齊故有告公用圭之象六三宜益而莫之益上九宜損而不自損以六四之才孚于九五而請命於中行自五有命告之用圭是以用凶事而无咎也

子路為蒲宰與民修水備閔其匱餓而予之一簞食

一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曰夫子以仁教
而禁其行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何不白
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汝食饋之是明君之无
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
矣漢汲黯矯制發河内倉粟以賑饑民苟非有孚
于上其能无咎也哉子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當益
之時不能使家給人足而至用凶荒之政固有其咎
矣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賑乏曾何咎之有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九而乘九五二爻皆震故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益之六四損之六三也在損而居三故言得友在益而居四故言遷國也初者四之配也故初言利用大作而四言利用遷國互明之也中行九五也初九六四雖有大作之宜然必孚于九五告而從

之然後可為也依猶從也詩云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興作之事无大於遷國者然且從之則小者可知矣
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又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先王
知其然是故通其變使民不倦商之賢王不常厥邑
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盤庚之籲衆曰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此益之所深戒也故其象曰利有攸
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六四皆有利用之辭變通之義
也以六四之柔順九五之中行謀无不從計无不合

斯可以大有為矣故子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之志在於益下則其從之不亦宜乎益志者惠心之謂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六二而乘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震巽配也震坤合也震者萬物生長之時而坤者溥

博无疆者也九五居得致之位操能致之資有至誠惠下之心勿問其親踈遠近此疆爾界而一視之六二自遠而應六四自近而比相與為益民說无疆至於初九之大作六三之凶政无不得其所欲信乎德施之普矣謂之元吉不亦宜乎益之五即損之二也在損而居二故為利貞在益而居五故為元吉也或曰當益之時損上益下而九五處於至損乃為元吉何也曰有若不云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是故初九六四者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也六二九五者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有孚惠我德我之有孚于人則人之有孚于我固其宜也君之愛民如其子則民之愛君如其父母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是所謂有孚惠我德也故子曰上有至誠惠下之心下有至誠德上之意何欲而不得何求而不遂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之艮而乘九五之震故曰莫益之益之上九損之初九也在損而居初故能酌損之在益而居上故莫之益也初九之於六四九五之於六二我有以益之彼亦有以益于我是以元吉无咎上九之於六三我无以益之彼亦莫肯益于我相與為損日朘月削至於亡而已矣故曰或擊之當益之時九五居尊受天下之益而

上九傲然據於其上不能自損以益下或擊之也不亦宜乎周芮良夫諫厲王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苟或專之其害多矣故曰立心勿恒凶恒久也變而通之恒久之道也在易之恒雷風相與者也其在於益風雷相益者也使益之上九能變而通之斯可以久而无咎矣求益而不已貪利而无厭真无恒之人也其凶宜哉故子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我莫肯益物物莫肯益我皆私已一

偏之辭也六三之艮雖與上不能相益烏能反害之哉然則或擊之者自外来也或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内初九六二内卦也謂之自外来何也上九外之極也擊之者亦自外来何也曰子不云乎自損者必有益之故損之六五得益於上九反而為益則益之六二得益於初九謂之自外来者明其自上九而来也自益者必有决之故益之上九居外卦之極乘九五之剛有澤上於天之象益雖利涉大川然至此

而後決謂之自外来者明其將變而為夬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六二上九之辭皆稱或而夫子明其自外来也謂夫禍福之无方吉凶之不測是以君子畏之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故民不與也懼以語故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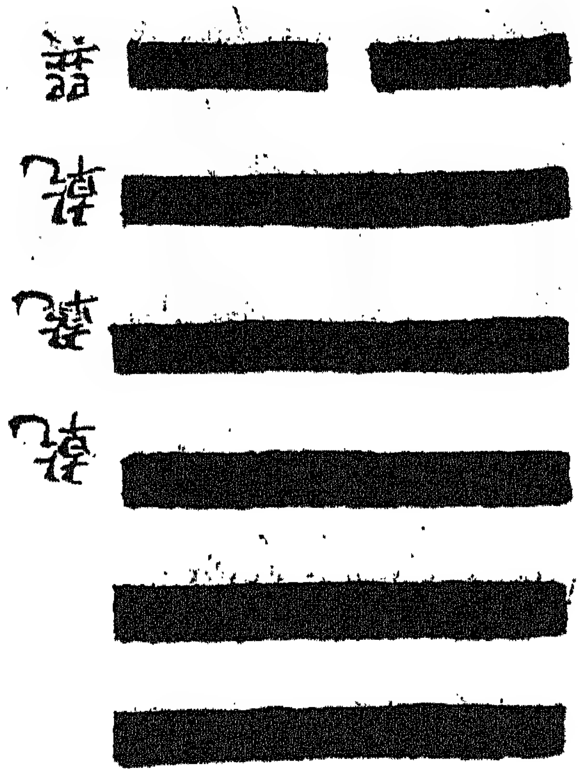
之者至矣上九陽也陽為動而乘五之尊危以動也其體兑兑為口舌而當震之威懼以語也其應艮艮為止而不能自損以益之方且求益而不已是无交而求也傷之者至不亦宜乎或曰初九之於六四六二之於九五既相益矣上九苟自損以益六三則三與上皆益豈非益而不已者哉曰上九苟自損以益六三則一陰一陽離下坎上既濟之象也烏有一偏之咎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

宋 林栗 撰



兌乾乾乾

乾下

兌上

夬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夬之成卦益之變也自益之夬震變爲乾巽反爲兌一陰五陽而成也夫所以爲益者損上而益下也益而不已則上九之兌乘乎九五之尊兌澤也五天位也澤上於天其勢必決故取二爻之象以爲一卦之體然後澤上於天著見於外而夬之形成矣昔夫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然則益之上九求益而不已是以決而去之兌反居四從天而下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下乾上兌成卦曰夬者自初至三皆為乾而四乃兌也乾為天兌為澤乾者陽之至尊兌者陰之至卑莫高乎天莫下乎澤今而反之澤上於天未有不決者也乾為金兌亦為金兌澤中之金有頑鑛之氣而乾

之為金精明堅剛柔粹者也以頑鑛之金而秉堅剛之利未有不決者也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五陽而決一陰是以謂之夬也陽自復臨泰壯浸長而消陰至夬而後決也或曰五陰消陽謂之剝五陽消陰謂之夬其義何也曰剝剝也剝果謂之剝剝廬謂之剝山附於地謂之剝凡此者皆物宜在上者也剝而落之是以謂之剝也夬決也決水謂之決決癰疽謂之決澤上於天謂之決凡此者皆物宜在下者也決而

潰之是以謂之夬也故子曰健而說決而和乾健也兌說也內健則不挫外說則不爭健以為決說以為和君子之治小人也順其勢而利導之若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功成而无後患者健而說決而和故也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何謂也曰九五天位也王者之象也庭外虛也九五為王宮故上六有王庭之象揚播也上六為巽巽為風為號令故有揚庭孚號之象所以揚于王庭者以五陽

進而一陰乘之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小人而乘
衆君子其義不可以不決也小人一而君子衆其勢
則可以決之矣是故揚于王庭正明其罪而決之也
孚信也厲危也君子至衆小人至寡雖曰可決有危
道焉何則上下无陽則一陽者衆陰之所求也上下
无陰則一陰者衆陽之所與也今上六之陰雖處至
窮之勢然九五與之爲比九三與之爲應九四與之
同體其免於係累者獨初九九二耳初九九二遠於

上六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彼三陽者苟或陰為之主其危不亦近乎然夬之諸陽皆體乾健之德其肯係累於小人而懷君子之朋哉故曰有厲曰有戎曰有凶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而無一跌之虞矣邑內也戎外也九二之惕號告自邑者也九五之夬夬即戎者也夫以五陽而決一陰有百勝而無一敗自常情觀之宜若無足憂者然薰狐有鑿城之

嫵灼蠱有焚木之慮鳥獸之窮猶能攫搏而況於人乎是故勞心以務外者不若治內而外自平窮兵以服遠者不若修近而遠自至舜舞干而苗格文王修教而崇降此告自邑不利即戎之義也然則利有攸往何謂也曰兵法所謂歸師勿遏圍城必闕者豈將縱舍之而已乎蓋優游寬緩而取之耳夫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天下皆君子也不幸而小人在上託附於至尊而乘君子之隙擊之則懼於不勝而反受其禍

舍之則小人不除常在君側未有不害治者也是以
夬之君子夙夜危懼更相儆戒常若寇至苟吾黨之
志堅而不可動則小人自當退聽革心易慮化為君
子矣苟為不然然後揚于王庭決而去之所以為健
而說決而和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者也故子曰揚于
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有危乃光也告自邑不
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其危與
否之九五其亡之義同當夬之時尚於剛決苟專其

所尚能剛而不能柔乃取窮之道也小人雖不可不防而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長是以利有攸往由夬而為乾則剛長之終也可不務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者兌也天者乾也澤无在天上之理而此象言之者謂澤之氣上蒸于天也澤蒸于天勢无不決必將降而為雨也君子者民之所望以為膏澤者也既已得時得位在王庭矣又可吝其澤而不施乎故用夬

之象施祿以及下則自天而降沛然无不被矣然澤
之為雨天之施也君子之及物人主之德也若居而
有之是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以兌而乘乾以六而
乘五其能以久安乎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也或曰需之象曰雲上於天需雲者坎也坎為水
為雨不曰雨不曰水而謂之雲不曰夬而謂之需何
也曰坎流水也兌止水也為其流也故或為雨或為
雲為其止也故為澤而已雲之在天流行散徙未必

兩卦而言之者獨夬姤疑於辭費夫之四言又係於雜卦之末其辭非隱奥難曉學者可以不問而知故莫肯深考以為偶然而已可不惜哉夫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可謂長矣而小人之道其窮若此能勿憂乎我盛而長則無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決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在也樂毅破齊下七十餘城所未下者莒即墨二城耳夫差破越盡有其地以甲楯五千棲之於會稽然即

壘終以破齊而復燕會稽終以滅吳而霸越是皆窮而憂者也齊湣之敗夫差之亡皆百勝而無憂者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夬之六爻未嘗不丁寧而儆戒之初九有不勝之咎九二有莫夜之戎九三有壯頄之凶九四有无膚之悔九五有莧陸之咎上六有无號之凶者誠以戒盛而長彼窮而憂故也是故夬之君子不患其不剛而患其不能柔也不患其不健而患其不能說也不患其不決而患其不能和也不

患其不往而患其即戎也是故夬之六爻以剛居柔者處夬之善者也以剛居剛者志於夬而已聖人之所甚懼也然初九最遠於上六不往則无咎矣九三與上六爲應遇雨則无咎矣九五切近於上六中行則无咎矣惟九二之惕號九四之次且乃爲善也或曰雜卦之義既得聞矣敢問係於諸卦之末亦有其說歟曰此彖之所謂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者也不利即戎故丁寧諄復不以爲煩利有攸往故係於諸卦

而又益以一陽故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明其勢益强則其志益鋭也然五陽之勢足以決一陰而无疑所以朝夕儆戒而莫敢先動者有所待焉而初九處最遠之地居最下之位以欲進之心持必決之志不量其力不度其時往而不勝是自為其咎者也非不幸也慶歴中仁宗進用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在政府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夏竦羅樞密使魯人石介作聖德頌指言忠邪之辨當此之時可謂夬

之世矣然介卒以不克而斥死於遠方身沒而幾有斲棺之禍自是朋黨之論始興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介之無成非不幸也自為之咎也時韓范二公自陝入覲聞介此頌歎曰天下事正坐此輩壞却若二公者可謂中行之君子矣故子曰不勝而往咎也昔之觀人者觀其邪正而不要其窮達論事者論其是非而不計其成敗夫豈以不勝而為其咎也哉蓋君子之舉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初九以必不勝之

勢而僥幸於不可成之功此其所以戒之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三三亦乾也故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惕者危懼之貌也號儆戒之辭也莫夜者人情懈怠之時而事變不測之際也有戎者未必然之辭也勿恤者甚之之辭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而九二居中得剛柔之節明得喪之理故能憂懼而儆

戒以為莫夜之間將有寇戎乘吾之隙其可以勿恤乎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故九二之視九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之夕惕也三與上為應四與上同體則有戎之恤不亦宜乎故子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下體為乾上體亦為乾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之巽故曰壯于頄有凶頄顴骨也壯之

見于面者也三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故有壯頄
之象書曰爾无忿疾于頑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君子剛中而柔外无怨而无惡故能使小人革
心而順服今九三與上六為應而乃見其壯於顏面
之間則小人懼矣小人懼則將畜其怨戾以致毒于
我蜂蠆有之而況人乎二之有凶固其宜也故曰君
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夬夬也夬夬者決
之又決也為其一爻而有重乾之象是以謂之夬夬

也雨陰陽和也諸陽莫應於上六而九三獨應之又有乾巽之合是以謂之獨行而遇雨也獨行而遇雨宜若濡矣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雖遇雨若濡而實未嘗濡也夫君子之與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入也君子之欲去小人猶小人之欲无君子也故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今以五陽而决一陰而九三之君子與之爲應其不濡者幾希矣則其同類之愠不亦宜乎然君子之勢如此其盛

小人之黨如彼其良而九三以重剛之體懐夬夬之
心豈將捨此而從彼哉將以釋其忿戾之情而開其
柔服之意不得不如是耳由是言之慍之者過也非
九三之咎也不忍於遇雨之慍而寧受壯頄之凶斯
為咎矣故子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下體為乾上體為兊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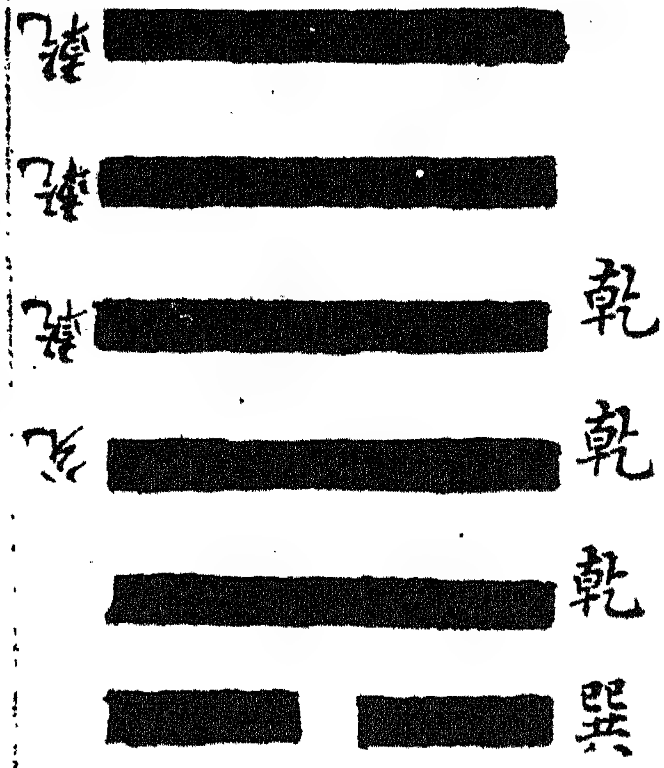
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之乾連於上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臀體之末也陽為實陰為虛四與五上同體四五皆陽而上為陰是四之臀无膚也臀无膚而位不當故其行次且然處則不安行則不進也夬之五陽惟二四居柔二遠於上而近之又與之同體至于次且其行則四之操心危而慮患深矣故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四體兊兊為羊上體巽巽為繩故有牽羊之象兊為口舌巽為不果故有聞言不信

之象羊很而喜觸者也以陽五而決一陰有餘力矣何至于觸藩而自羸其角也哉為其同體而牽去其羊斯无悔矣大壯之悔亡亦猶是也四之牽羊也豈徒然而已將至誠惻怛而致其教戒焉使其革心而為善也君子又何求哉然上六陰柔聞其言而不能信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然後揚于王庭與衆棄之此小人之所以甘心於鈇鉞而无所歸怨者也故曰健而說決而和九四之謂矣故曰其行

以精金利器決柔脆之草決而不中則或傷之已刜山之玉不以投鼠隋侯之珠不以彈雀以九五之金決上六之莧何以異於是唐太宗之征高麗文宗之誅宦官是也所以然者為其不圖萬全之功而僥倖於一戰之勝彖之所謂不利即戎者也故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極剛健而以中行之宜其光明而不疚矣今也用於莧陸至於夬夬僅能无咎而已此其所以為未光者歟子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則五

而怠於終敬其大而忽其小畏其所難而蔑其所易陽之盛至於九五陰之窮極於上六則向之惕號者有時而怠矣故戒之曰无號終有凶言儆戒之不可忘也夬之諸爻皆警戒之意至于上六夬之終也小人之罪既已著明矣苟无揚庭之號以正其典刑是又養寇而遺患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言事機之不可失也桓彥範不殺武三思以為机上肉耳此則无號之凶也故子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一日之長

為姤為遯為剝為否凶之漸也可畏哉聖人之憂君子而憂小人至矣



巽下乾上　姤

序卦曰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之成卦夬之反也自夬之姤乾反居上兊反為巽

初上相易而成卦也乾反居上則剛長之極矣兌反為巽則柔服之甚矣剛長之極而柔伏之甚此小人之所以遇君子也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剛柔相推時之運也窮於上必反於下決於此遇於彼自然之理也陽之用事極於季夏一陰相遇而秋矣是故夏秋之交為陽盛而陰伏是其所以遇之然一陽為復一陰為姤終則復始剛柔相遇則同也陽謂之復陰謂之姤何也曰陽復於艮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陰

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下巽上乾成卦曰姤者初爲巽自二以往皆爲乾乾健也上健而下巽斯以爲遇巽巽也乎曰未也乾西北也巽東南也東南西北横亘相直是以謂之遇也乾之從巽必出乎兊巽之從乾必出乎離然後相遇於坤坤者申也陽之終陰之始相遇於未申之間是以有天地相遇之象而其卦爲姤也乾爲金巽爲木

雨也夬之巽在上而乘乎九五矣雖欲畜之其可得乎是以謂揚于王庭施禄以及下也

雜卦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為卦以一柔五剛而成其在六爻以柔遇剛為義夬彖既言之矣雜卦又申言之不幾於贅乎曰彖也者一卦之義也雜也者六爻之義也彖與爻同聖人不以强而別爻與彖異聖人不以苟而合至于夬姤之義觀其彖則見其爻觀其爻則知其彖是以重

復其辭而不以爲煩也或曰若是則一辭而足矣既
謂之遇而又曰柔遇剛也豈非贅與曰易之言遇多
矣有剛柔相遇者同人之二五師克相遇是也有以
剛遇剛者睽之初九遇元夫是也有以柔遇柔者小
過之六二遇其妣遇其臣是也有以剛遇柔者豐之
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是也若曰遇而已矣
安知非二五之相遇乎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豈是
得已而不已哉初六係柅而貞吉九二包魚而无咎

者以其遇之也九三有次且之厲九四有无魚之凶
九五有包瓜之隕上九有上窮之吝者爲其不遇而
求之也然姤之陽以剛居柔者志在於遇以剛居剛
者无意遇之矣九三九五无意于求之遇故爲次且
爲含章九四上九志在於遇故凶吝隨之矣此初六
之辭所以兼言有攸往見凶者也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係
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遇於九二二爻皆乾也故曰係于金柅貞吉柅或作檷說者曰絡絲趺也青齊謂之柅以金為之取其堅重也巽為絲為繩直究為金故有係于金柅之象治絲與繩者必以柅柅輕則搖動而絲棼柅重則端正而繩直初六之於九二是也五陽皆金而獨二為柅者謂其居下而得中承五金之聚也聚五金以為一柅其孰能動之哉聖人以初六之柔有牽係諸陽之漸

因其遇二也遂為之戒焉使之係于金柅柅不動豕孚蹢躅初既與二為遇矣又進而有所往所見宜其凶也自姤而往其卦為遯遯之初六亦曰勿用有攸往是也或曰初配在四不使之從四而使之係二乎曰此卦以遇為義蓋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又使之求配而合焉則是與之長而其遇不可勝窮也初苟舍二猶遇九三然則四之求之亦已遠矣羸豕牝豕也獸之淫者莫若豕而牝為甚

馬左氏傳所謂婁豬是也孚孳尾也既孚而猶蹢躅淫躁之甚也初六既係於二而求過不已故有羸豕孚蹢躅之象焉制之於早則如金柅之不可移縱而弗圖則蹢躅而難制矣可不戒哉故子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或曰坎為豕而巽象之何哉曰初六之巽有攸往故曰巽往則為離離坎配也取諸兆豕不亦宜乎故曰有攸往見凶見者離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遇於初六之巽故包有魚包䨥也罔罟之類也詩曰烝然䨥䨥舊說以為包苴之包或以為庖廚之庖皆非也初為巽三為兊故二有離象巽為魚離為罔罟以二乘初有包䨥之象雞豚狗彘人之所畜不可以言遇也魚在川澤則有時而遇之矣故姤之民以魚為喻猶屯之民以鹿為喻也五陽而求一陰是魚至少而罔之者衆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故曰无咎不利

賔夫初於四為配而二取之宜若有咎矣然二之所取者魚也非四之所得有也若取四之雞豚狗彘得為无咎乎哉二以四為賔賔外也為其无臣主之分也若九五包魚而二取之得為无咎乎哉施罩以待魚志于得耳遇而不取以利於賔義之所不及也聖人懼五陽之爭而一陰之長故使九二包魚而取之初六係于柅而勿往則无女壯之漸矣遇而不取以為九四之利則其遇也豈特四而已哉故子曰包有

魚義不及賔也君子之道斯爲中庸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上體爲乾下體爲兊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連于初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三與初二同體二三皆陽而初爲陰是三之臀无膚也三以純剛而與漸壯之陰同體非其志也是以其行次且也故曰厲无大咎陰消二則及三可謂厲矣

以其无意于遇知危而自警不與二爭民則可以无大咎矣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為无膚而次且則同也夬之九四牽羊則悔亡今反為姤而兊體猶存是其未能牽之是以次且如故也故子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上體為乾下體亦為乾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于初六之巽故曰包无魚九四志於遇者也初

既與二遇矣四又隅于九三遠不相及是臨淵而羨魚者也故曰起凶包而无魚則亦已矣何咎之有起而爭之斯為凶矣或曰四失其配起而爭之何遽凶乎曰姤者遇合之女未嘗擇配而從也夫既遇之而我以為配是一民而二君矣又能保其不往也哉五陽固志以決一陰猶不能決而反為姤矣四遠于初二與之遇而四復爭之是衆君子内自相敵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所乘哉此其所以凶也故子曰无魚之

凶遠民也魯昭公將去季氏宋樂祁曰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靜以待民猶可動必憂昭公卒不克而出死于乾侯起凶之證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遠无所應近无所遇而介於四上之閒二爻皆乾也故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柳也告子所謂以杞柳爲桮棬者

也瓜木瓜也詩所謂投我以木瓜者也以杞包瓜孔
子所謂繫而不食者也剝之上九亦曰碩果不食瓜
木果之碩者予嘗詢之圃人春華而夏實霜降而後
熟懼夫風雨虫獸之害往往爲畚匊包裹繫于枝幹
之上不然无孑遺矣姤一陰之長至五爲剝百果草
木至此而皆剝矣然而纍然碩果猶在其上是必有
以包之者也以杞云者言其包絡之堅也夫一陰雖
微志在于剝九二則與之比既爲所係矣九三則與

言天也若九五者包乎二剛之間遠无所應近无所
遇則其包之堅且完矣其有隕者可以歸之天矣故
子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包不
包人也隕不隕天也不舍吾志而已其如命何哉論
語作匏瓜匏瓜苦瓠也苦瓠人所不食故繫之以供
无舟而求濟者耳或曰以杞包瓜則何從而隕乎曰
飄風暴雨發屋拔木是豈包繫之所能禦哉若此者
可以言命矣故孟子有言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或曰然則夫子之言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也曰夫子論逸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亦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也故夫舍章以待者時則有之矣而孔子不為也乃孔子則欲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其能如匏瓜之不食乎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是以南子不可見而見公山佛肸不可往而欲往也雖然善學柳下惠者莫若魯男子世之君子苟欲不磷

則如勿磨苟欲不緇則如勿涅苟欲不隕則不若包
繫之堅完也若此可謂善學孔子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无應无遇而乘
九五之乾故曰姤其角角上窮也一陰之長至於上
則爲角上九志在於遇其所遇角矣初六兌之反故
有羊角之象焉乾爲君子兌爲小人兌之象爲羊羊
陰狠而善觸者也故大壯與夬皆以羣羊喪羊爲義

夬之初九將決上六往而不勝是以為姤今姤之上九乃求遇焉小人之未得志也巽其辭色以媚君子投其既得志也惟君子之務去則上九之遇初六也豈復遇其柔巽也哉姤其角而已矣故曰吝无咎吝道也姤其上九君子之道窮矣窮而求遇其羞吝也自取之矣又誰咎乎故子曰姤其角上窮吝也窮則變矣變而為萃羊角在上不其然乎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